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

明 劉昌 編

許文正公

雜著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為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

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剥坎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

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遯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為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為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為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一本乎上有者字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

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為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為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為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或居中猶可以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

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

自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今重錄如左○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

適時之義無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已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為美也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為說巽之中以剛為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為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為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

徇已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柔之始也上陰柔之極也而已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已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已也加以至尊一作君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為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為重錯舉而言一本作錯舉而吉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為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為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静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無人陽之為也柔順貞静隂之德也以隂之德而遇剥觀則剥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震六二六二隂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乗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

而處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頤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無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秖足為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為重也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也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

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為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以事之成否為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卑究其用心作究論其心為累也作為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為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惟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

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為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畧等而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為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惟三為難處葢上下之交內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兌險說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為少緩若夫坎之與兌以陰處陽以柔乘

剛不中不正悖於時義其為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為輕坎兌為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生親改如此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

陽承陰則得於君一本作陰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為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為優無應為劣獨坤之諸

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於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為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

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説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應有得吉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為君之所忌也恣横專愎鮮有不及禍惟噬嗑之去睽離之相保與鼎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為甚輕故其所失亦比他爻為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

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為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為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

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有戒慎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為體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勲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上陰下與坎不殊順而入之相得尤因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乎中正之君畧與巽同然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

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已身得作曰居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作應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剝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為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也一本凶咎不作蓋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

貞順則無過矣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一本作莫有粹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二之字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作以此獨

震忌强輔兊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一本作觀其辭則戒之之意可見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一本乾九五是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與號咷也

兊九五下履不正之强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也以其中正故下有忌而

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德字

離六五強輔強師而六以一本無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一本無之才而字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為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剛陽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得位二字有有應於下者五字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本無九之臣三字為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一本無六字其勢可嫌也一本無也字得九二剛中應之一本之臣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

他卦為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内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為美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内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本無之位之才四字可以有為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得故諸

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為者才也得為者位也可為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惟待為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為也一無且也二字以六有静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時以静止柔中止依下藉故僅能成功一無故字能作及然非可大有為也一無然字可作能更或無應一本更作二則獨依剛傅於君道為愈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有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為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升臨或無咎而他爻率皆戒辭蓋陰柔之才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內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

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无妄頤家人革漸）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過恒益巽兌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姤）有始釁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旅）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賁損）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處極

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論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惟此為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一作蓋其事勢已成也）

讀文獻公揲著說

盧君校正揲著之說（一本作校定耶律公著說）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

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自為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為不同也甚可怪況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一無能字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茍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為然也審矣因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

為乾而靜者八千一本自注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變者為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兊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皆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一無有字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有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二并坤卦則六十四矣六子皆倣此本無正合至倣此止下云坤與六子同

為坤而静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六

二爻變而之兊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為極少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為震為坎為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兊離坎之兊巽艮之離巽者皆二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二十而震之坎艮坎之震艮艮之坎震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為巽為離為兊者皆一百九十二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為巽為離為兊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為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

艮震兊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為坤皆四千闕　三十二而巽之離兊

離之巽兊兊之離巽者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為震為艮為坎者皆五百七十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有八卦靜變之數計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凡一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作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為最少蔡氏曰一奇二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則為奇者二為耦者二而老陽

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長而至長極凡八消自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

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為二震二長而至四无妄四復消而為二明夷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為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為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孚四復消而為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為三泰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為四大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

尺之箠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不可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已第未得一元之數沿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一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二　三一　三一　二盡

中州名賢文表卷二

中州名賢文表卷三

明 劉昌 編

許文正公

雜著

紀疑二事答李仲叔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無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

於無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為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説尤為著明四五年來執此以為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説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為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夫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矣況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

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莅事不敬也委任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不務以能忘為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亦近於無愛之流歟

論語予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已義制之

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為天之所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晳必無受贄之理應事接物恐止以已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衡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爲顏子樂處意極精切衡雖未能悟厥㫖謹受教矣家語論語說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矣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而不至於

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讒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强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髙然其詐力

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為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宏者不足以為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躁而急廼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為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

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怒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上國號名諸侯其聲威氣焰慴動當世亦可謂甚强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怨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

一臣吁可怪也已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强大而君子已為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為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為横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為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辨矣偶或未曉則盡其心善其説以懇導之猶或未曉不强也二曉字一本皆作喻字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敬焉晦其迹使人不知其出於已也此辨之善也雖然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

也猶悔辨之不至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歎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自已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遷居燕然於今蓋十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

遂為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有以終身守之者誠以大中至正而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為師友今為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修著傷寒辨疑論實得仲景傷寒之要
先生猶子墇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概見
先生醫學所造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
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
讀之茫乎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
先賢之未發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
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
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已未冬十月戊

戌河内許衡序

高凝字說

高生講冠禮予忝預既字之且求所以命字之意因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薄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歟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

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人之用不為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趨於薄風靡波蕩一徃而不可住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為流俗所移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徒為厚其正也不徒為正體具用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留别譚彦清

譚君彦清辭氣温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為巳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效未能也將别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虚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或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

古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徇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 又一本譚君彥清辭氣温雅自始識有慕馬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既又接其議論則尚慕古人以有為於時為已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以擬效未能也將别去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為不可也固矣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馬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

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徇之茍簡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中禮然後可以論學君之向慕古人有志於時蓋能尚矣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衡呈衡舊患脚氣復因憂慼變為水腫此等病候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茍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陪列元臣乏德乏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勲非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纔輕而洩瀉有困危之勢

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常分仍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効育才之助心獲無憮疾庶有瘳仰干高明伏幸裁處右謹具呈丞相閣下某年月日許衡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衡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遷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遷來京兆該廉宣撫保奏令衡充本府提學者衡自推非才不敢祗受

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聞提學之官即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自緣衡早年羇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為罪於一身也事有所繫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為回奏施行取鈞旨乙卯年三月日儒人許衡狀

對大小學問

人禀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為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質所禀不同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父臣忠於君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

之道如敬天修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韻語

祭鄒國公文

惟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壅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破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祀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踈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為俗拘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

然成章不忌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盍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别中懐未敷擬再會見叙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縈紆十日之程復歸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别安强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東行令婿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期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

既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思之念之我心如刳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俄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否乎一盃薦生生其饗諸

留吳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為賢義有當從譙何過執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窮

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
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情之企慕智惟成物忠必
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垂絳
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修短疏
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寄張左丞
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
已就義始合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

率爾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為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稽古千文

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為一一氣既分天地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為貴太古結繩民醇而愚茹毛飲血穴處巢居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黃帝三王繼治五帝少昊高陽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歷數在禹夏承虞禪謳歌歸子啓與扈戰太康遊畋羿距於河仲

康失權胤征義和一成一旅少康中興桀虐百姓天道
禍淫應天順人殷湯革命咸有一德伊尹元聖太甲放
桐盤庚遷都武丁中興受終獨夫文王事殷明夷蒙難
武王開周首訪洪範成康持守周召夾輔穆王訓刑宣
王復古幽惑褒姒犬戎所喪平王東轍國風遂降虛器
尊周五伯馳騁孔聖春秋爰始魯隱七國爭雄蘇張縱
横孟子仁義卒老於行孝公霸秦鞅變井田赧朝昭襄
周阼以遷併吞六國始皇詐狙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阿

房長城賦役虐民二世子嬰陳吳亡秦項起泗楚劉興沛中項弑義帝劉從董公轉戰五年資謀三傑進嬰垓下始定漢業高帝忘功誅醢械繫溺愛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幼惠遂定呂雉鳴晨房闥出政陸賈計行平勃交驩禄産就誅劉氏乃安文帝恭儉詔半爲農景帝遵業醇厚民風武承富庶始建年號窮兵雪恥末年減耗立昭繼武功歸霍光孝宣中興道雜霸王元成哀平權移女黨張禹佞諛乃生王莽十有五年亂生新室更

始劉盆王尋王邑光武中興羣盜皆滅寇鄧元勲耿賈
洪烈天下平定進尚文史退全功臣封縣數四禮優嚴
陵占動太史二百年間名節奮起明帝苛察章帝寛厚
和誅竇憲殤終襁幼安雖享御權歸外戚北鄉弗永順
淪嬖習冲幼質聰弒於跋扈桓誅梁冀陳李黨錮靈委
宦孽黄巾嘯聚進名董卓獻終漢緒曹丕稱魏先主興
蜀孫權號吳三國鼎足混於西晉都於洛陽武惠懐愍
劉聰所亡元帝南渡一馬化龍建康再振為晉之東明

成康穆哀廢簡帝武安偽楚恭遜劉裕原晉之弊起於浮誇清談之極禍成永嘉宋齊梁陳元魏東西南北瓜分後周併齊隋文混一始盛開皇煬帝窮奢恭帝禪唐唐高之興太宗之謀閨門慚德責以春秋田以租調兵以府衛七百餘員首定官制貞觀仁義髣髴三代本根不正隨亦闕壞再傳高宗已罹女禍李勣一言唐業幾墮武后稱制欲立三思黨非仁傑孰引柬之中宗復辟嗣興韋后睿遜玄宗以功授受開元太平天寶昏亂貴

妃內惑禄山外叛肅宗即位大分安在中興有頌功不贖罪代宗中材德宗猜忌奉天所倚陸贄仁義順在東宮陰賜天下憲任裴度平淮有雅惜其晚年禍生不測穆敬昏庸不能討賊文宗鋭意太和清明僅殺宏志莫正典刑輕用訓注禍成甘露武用德裕遂平澤潞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朋黨閹寺藩鎮强大宣武篡弑朱梁李唐至於石晉劉漢郭周是為五閏錢馬髙陽承襲割據李王孟劉各復僭偽兵

變陳橋宋祖即位克平中夏以國傳弟九葉中衰訖於元世四海會同本枝萬年稽古提綱維此千言

墓銘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於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勤篤能副所望

既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閒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於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强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無録事

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名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

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於高陵閏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毀至五日不食寢苫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

朱氏考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
公為不朽矣河南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為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於時日臨桑榆學
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
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内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
愧受全於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中州名賢文表卷三

中州名賢文表卷四

明 劉昌 編

許文正公

書牘

與竇先生書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適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意作一圖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

違别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一作平則斯文可以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為也（一作治一日之為乎）其來有素也（一作漸矣）人勝不已則

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沒不用矣一作偏則斯文不足以紀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為也一作亂豈一日之為乎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

則傷手是豈成已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為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一作不救）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為耶（一無此一句有是區區者所望耶像然畫餅居之自若又豈區區者所敢耶二十三字）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遊之汎不足為之慮耶抑真以樗散為可用之材也（一作助）相愛之深未應乃爾（一作何必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末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囷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

懐酒興拙謀或可以辨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巳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括悚息待罪

荅耶律惟重書

書奉寄耶律生久别不得會見豈勝懐想王之奇來畨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

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畧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 温柔敦厚經夫婦成孝敬 以身體之日積月

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慢罵殊無温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為耶抑或他人為之而傳者之誤耶覯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因風附意惟愛是望不悉

與楊元甫論梁寛甫病證書

梁寛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脹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

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為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虛金與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閒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遠期秋涼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及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理和其氣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閒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閒

服局方枳术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内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

蘊則刦效目前隂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寛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為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

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髙凝來聞汝肯自勉勵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導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儒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强故能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能自强不患學不至不能篤實自

强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凝也相與輔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子師可

與子聲子義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為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衡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壥與老妻稚子竭力耕鉏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至願足矣且㓝去丘

壠不遠尤為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乗軒隼之乗墉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圜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邪區區之意兾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冒之罪極意盡言衡蒙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召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矣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榮顯貴人之所愛然鶴之乗軒隼之乗墉反足以賈

禍而召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守小庠
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虚
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衡者萬頋為意衡頓首
再拜子聲子義二執事

與仲晦仲一

衡頓首再拜仲晦仲一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況清
裕衡山野鄙人虚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
人中不克款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衡寛而

居安而待其時已為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綽有餘裕恩肯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茍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

恩旨令衡充京兆提學衡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

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况提學之職必習於舉業場屋有聲可得為之而衡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强顔為之不惟取笑四方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為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愊冒瀆陳説仲晦仲一二君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衡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伏賜誨藥通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及作書為謝

與把仲輝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衡也與子為師與令親為友不能善誘善道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艮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昔事幾方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為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托韓遵道過蘇門款叙所懷雖知强聒罔濟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日所處固為甚難然天下公議必責備

於臣子必責備於賢者父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重思

與王濟川詳議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會見無恙也別去不知遽為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養老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髙生業未遂已為憂苦不知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為天耶人耶要必勉

自寛解遠為後人慮庭玉回草叙區區之竒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

與韓總判邦傑

總判邦傑舊友相别之乆相去之遠公務匆冗中乃不能忘相從之舊殊慰懐想而無競又論為學為政皆有進長尤可喜也衡臥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先生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况安適為慰嚮來會晤俱以怱怱不遂挽留之願别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徒增憂懼念昔相期鄰居接壤督兒輩種田讀書徜徉山水間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草奉候未間千萬保練是祝區區不能既

與李仲實總管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既不克奔慰又無便風以

奉區區可勝悃悃闗中之别迨今幾十年不獲寧處風疾纏綿重重憂患鬚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道久别之懐因風敬附謝懇未間天氣尚熱萬祈以禮自愛不宣

與孫讜甫

讜甫友兄執事逺承恵問且知别後尊況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為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

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為如何會見時當更論秋凉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趙輔之

宣撫公契舊執事托梁寛甫奉書想今已達秋凉遠惟文候康裕少事輒復干凂其人其之甥闈為國儕所皆執事肯為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間惟為國為民

自愛重

宣撫公舊契執事一别忽復許久豈惟交遊之舊日積

馳情向來定亂破姦為天下頼此又欽服之意不容已

也朞來辱惠音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健感慰可量

衡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風奉報

此比良晤萬冀為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關達人行重附鄙意衡自前年得患脚

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終營復此出今燕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别離之易而會集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其人能道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惟祈以善自重不宜

與君瑞先生

君瑞先生侍側其來辱誨簡審聞尊況動止康裕甚慰遠懷衡即此旅寓日益無聊其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況

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重區區不宣

與扈正之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關中得聿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臨潼關哭泣為别可見故愛之情如此其别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憶昔者相從之樂可勝悵惘秋涼遠惟尊候洎仙集各安裕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間惟調護即前髙大不宣

與扈正之

向在關中得親近才卿文遠輩有講習之樂自有切磋之益東還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繼作旅寓遠道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涼敬惟尊況洎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自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著實

自力不須更求匄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勉勵不悉

與孫伯玉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居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為讀書計不意有此行也令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刱計多勞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為幸人行敬附鄙意

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折可否頗傷急迫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别未幾遽辱誨音知吾兄襟度寛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慰感慰敬生還草附意懇正遠惟千萬保練不宣

與張仲謙左丞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衡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虚心每每問及尚果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虛辱竊謂父子君臣

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能必吾其豈可不聽天命而茍為哉區區只此為是是所以為拙學也材木盤費極厚感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慎愛不宣

與文子真

向託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靳生行復令附信已不及矣今觀之正宜慎言克己安心靜守紛紜之議不須辨也比夏或得還家當細話此未間惟好自愛重不

悉

與呂伯充

書奉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怛

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相從及相别心為不忍今雖此

難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

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路遠不及一往慰問

悵惘曷可言未間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

與孫伯玉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張仲謙左丞

左相心契執事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衡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為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猶日進二升

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衡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草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胸膺之氣不得上下以致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修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為老計三數年雖所幹未果而志慮愈堅於向時矣

衡頓首再拜啓蘇門之來此迫於明旨俾教授子弟衡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敢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聲聞過情之恥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兹復領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累辭納於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疾如舊不能起

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日望考校賦詩義論積年於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命陳辭於左右冀復言於仲晦仲一望諸君子因大用而附片言隻字以論撫司得伸畢懇不勝拜賜

衡頓首再拜啓適來草率奉書想不為浮沉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有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論是為所職而衡於學業初不能攻習嚮者雖守小庠

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令代領其職是羸夫負為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絶其可勉强累復求於宣撫廉公冀為回奏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於臥病其不安之勢可想見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恩命教授子弟則駑蹇之資可以勉勵庶幾小安也

衡頓首再拜啓復十六日承誨簡知邇日宿疾尚未全愈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多加

時藥少加治藥以待秋凉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奏長也氣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輩可一兩服便驗斯理也甞與遵邑論之甚不可以迂濶淺近不之信也未知先生以為如何

與某郎中

郎中心契執事别後南歸得守丘壠巳遂所願老來情思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知拙謀心自喜幸農夫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

險阻是可尚矣遠辱存記兩枉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

閭迂濶之為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

須得會合切望切望

與趙宣撫相公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

時暑敬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

履不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成之

舊從姚司農今將還家謹托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為國

為民自愛區區不宣

代李和叔與兄子書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頽不振諸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静敏慧度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託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隅遠不得躬加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深沉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

日耶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遊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今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惟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膺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為工歟為商歟為牛童歟為馬足歟蓋有不忍論者此

吾所以重傷隅别之遠而愈益失明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官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大矣父子之親與君臣之義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茍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足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欲挾引

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闕

中州名賢文表卷四

中州名賢文表卷五

明 劉昌 編

許文正公

詩章

觀物二首

裸袒遊市門逢人遽侵侮俄而被捶撻號痛淚如雨若輩懵不靈妄動招危傾云何大夫士亦甘此由行行路細如縷間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我始窺

其端居寛尚盤桓盤桓非懦怯後事當無難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見聞累

遊黄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傾仰峰巒看畫圖雲煙入想像心已久成癖欲忍不可强荷有敬齋公恒以善相長攜我遊黄華一洗塵慮爽行行歎奇絶舉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崄瀑布落千丈石苔積重

痕溪風動幽響使我躁競息豁爾心志廣恍如夢中身
翺翔千古上回首聲利場誰能脫塵網還家擬鄰居求
田冀接壤便許樸鈍資於此靜中養

有感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
妻情更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壠在生平
所願心輾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
肺深因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狐死知首

丘人生戀鄉土我心火焦勞宿疾安能愈所貴還故鄉
遺骸近先祖他事足歎嗟西風動寰宇歸輿不可遏歸
程待何時悠悠故鄉心一夕千里馳西風動霄漢慘慘
令人悲況我多病身天涯火棲遲交遊義難忘豈忍輕
別離重念丘壠遠嬌兒正愚痴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
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樹桑墻以下開畦水之湄
既得紓困難且可為鎡基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唯
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諸君苦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

無遐福形骸變焦萎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歎欲别難爲辭試將問吾廬何日當西之緩急有擬議行止更無疑作詩叙悃款爲報吾親知

送竇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俗情取近效雅意入幽沈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我本貧賤士多君遠相尋未得辦一飯胡爲遽分襟征鴻出遠塞西風動踈林去去渺萬里何年酒同斟含情望無

極白雲障孤岑

讀東門行

貴德德乃顯尚力力為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方其貴德時貧賤固可羞及其尚力世聲譽將何求人生茍辨此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困由非所當由足躡虎狼尾手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未能休所賴天挺才砥柱岌中流處義曲而盡責身重以周報復不至起宼恨無停留

別西山

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煙嵐鬱蒼翠遠近互吞吐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佳意豁塵腥勝概入談麈使我鬱陶消使我勞瘵愈生平鄙吝心一洗出千古回首聲利人何殊坐囹圄遠役非素懷況有跋涉苦吟鞭裊東風遲遲如去魯芳非二三月追遊感梅鳩歸來願無違一觴期對舉

林慮山

我愛林慮山不處要路津茲焉幾千古絶彼朝市塵我來成素交澹澹日益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賔充然樂我饑怡然樂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衆物欣有托吾廬行亦新詩書詠而歸況有耆德鄰

訓子

干戈滋爛漫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藉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甔石儲心有天地春況對汝

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平生乃親多苦辛願汝苦辛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茍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和吳行甫雨雹韻

山雲突起淩碧虛怪狀奇態成須臾驚風急雨送飛雹飄驟散落千萬珠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物將何如黙知嘉禾半漂沒

坐看積潦橫穿竇小民咨嗟起愁歎謾執俗議尤當途當途於今藐房杜機略自知天下無有財足使人羡慕有勢足使人奔趨不考陰陽論調爕肯紓徵歛矜號呼今年金繒滿千馱明年好上登封書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沒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歳事知全誤秋耕未可論誰憐徭役外天亦恷深恩

憶賈君玉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羣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銅臺書廢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卧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為謀生可陪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意忍死更遲留

不寐

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況青燈外羇愁白髮邊蹉跎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詩

十載他鄉寓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往事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競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復誰羣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問

闌花外鳥冷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徹離聲忍更聞

喜秋晴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虛雲盡捲滄海日初升紅

容天涯興耕夫隴上情雞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曉色開晴望春風破客顏緑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魏

府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塢戚要醉竹花間

趙氏南莊

曉起北窗凉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夢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夜雨

苦雨變秋霖瀟瀟入夜深亂敲驚葉脫清響雜蛩吟往事十年夢故鄉千里心西風助凄切不管客難任

登城西故臺

薫風不解愠凉氣欲生秋往事都成夢離心秪自愁蒼皇原上草寂寞水邊丘却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病中 二首

花透香風入短櫺草抽新緑倚柴荆正憂多病作身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為可觀遭夭折草因無用得欣榮世間巧拙多相半不許區區智力争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苦鍊成心上赤愁多消却鬢邊青眼前世事番棋局夢裏家山憶畫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挹餘馨

中秋不見月繼竇先生韻

撥去塵機得暫閒秋蟾思比去年看誰知黯黯陰雲合故作凄凄夜色寒好友不來傾醁蟻詩人徒想凭闌干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

游孫氏別墅

聞道孫家別業新招呼諸子共尋春紅顋瘦蕾花初動黄染輕梢柳未匀興況便為生意好風光殊比畫圖真閒遊對此懽無極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與死傳消息
老去無家遺子孫故里歡游頻入夢春城凝眺獨銷魂
如何藉我知音力五畒歸耕沁北村

游黄華

聞道黄華山水好我來一覽氣增豪鏡臺對聳千峰起
瀑水騰噴萬仞高曉色雲煙生洞府霽天霏霧散林臯
憑誰早遂終焉計日日登臨不憚勞

七月望日思親

憑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窻夜静燈前語
疏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生離
太山為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桃溪歸隱

果肯歸來學隱淪閒中别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生意
入枕朱絲醒醉魂花滿春風看錦浪水明凉月話黄昏
此中意趣知多少莫向簪纓取次論

贈竇先生行　二首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便収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與英賢立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莫謝風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願推往古明倫學用沃吾君濟世心甫治看將變長治呻吟亦復化謳吟千年際會真難得好要先生著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擬即君侯置一區令德久思親慷慨

佳田今許乞膏腴太行西對千峰玉淇水東窺萬斛珠
幸著此身於此老願從樂正五人俱

用行甫韻

蛟鼉不肯脱淵深鳥雀還知宿茂林笑我羈孤成蹇蹇
於今衰老復駸駸困來未易追前事病久猶當屈壯心
聞道西溪田可得安棲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晚步聯西溪佳景麗秋天日迴林影蒼煙外

風轉灘聲白鳥前迅走雙輪機磨巧連安獨木小橋偏
老年活計尋幽隱須擬岡頭置一廛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
俗事多因困後諳百畆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煙嵐
紛紛世態終休論老作山家分亦甘
答董端卿 二首
性鈍難開似石堅可當名與士人連中懷負赧逃無地

老日歸休幸友賢但想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綴民編
區區力穡何堪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钁劚胼起掌中堅檐穩椎高與項連涉世更誰如我拙
保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舊編
慚負新詩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迷途莫問津問來還恐不知真因時用舍固有命
與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菴林下樂為鄰

孰輕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柘春

登天王臺

樓閣荆榛幾變更登臨因見古今情當年盛跡無從問依舊春風草又生

宿卓水四首

腹餒衣單坐未温可堪開口話犧文西風更動瀟瀟竹清徹先生十一分

寒釭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自明一夜容窓眠不穩

却聽山犬吠柴荆

水有清聲竹有風我來端欲豁塵蒙明朝杖屨西城路悵望家山翠靄中

山水年來滿意看只無幽竹伴幽閒從君願乞龍孫去栽向西城空隙間

大暑登東城四首

雲間杲日不肯下天際好風殊未來安得盆傾三尺雨暑天一洗絶塵埃

三丈危城日暮登暑威殊不霽憑陵何時太華髙峰上

細嚼松陰六月氷

本期蕭散築幽深豈慮煩蒸苦見侵五夜懊憹眠不得

幾乎消絶愛山心

癉癘蟠空久不開龜坼苗枯死旱成災蒼生夢寐思霖雨

誰有當年傅説才

風雨圖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塗風雨横

倉皇何處覓前村

別友人

永懷不得遂偃卧惜分陰沁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詞調

沁園春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攘舊遊回首蹤跡飄零魯道塵埃齊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䰟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

又十載羈棲古魏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理舊盟橋邊柳安排青眼待我歸程

鷓鴣天

土榻侵尋半夜風眼羞無睡强朦朧新詩暗琢拳攣裏往事都思展轉中　膚起粟脊彎弓須知玉汝是天衷播間也去隨人乞怎立當年濟世功

滿江紅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匆逼還可慮干戈揺蕩路途難厄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閙中得便相將妻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但糲飡餬口小窓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詩書準備傳家策便蘇張從此論從横心難易

沁園春　塈田東城

月下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唤老妻忙起晨餐供具新炊藜糝舊醅藍蔬飽後安排城邉塈斸要占蒼煙十

畆居閒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為農換却為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策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胷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滿江紅　別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情難說　黃卷內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

交友故山煙月虛道人生歸去好誰知養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中州名賢文表卷五